

## 选择人生

海港人选择一生守护海的宁静；造船人用几十年的光阴锤炼技艺的精湛；摆渡人用一只船桨划出一辈子的年轮……人生的道路千万条，回想当初，人们是如何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信仰、追求、态度和努力……都决定着人生的走向。而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无论是从小耳濡目染而心生的热爱，还是仅仅为了立足于世、养家糊口，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人生允许平凡，但请拒绝平庸，选择好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吧！



## 父亲的渡口

□ 熊秀兰

水乡的河流繁荣了众多渡口，父亲的渡口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乡村驿站。从青年时代，父亲就在这条河流上摆渡。一条乌篷船、一双船桨，将父亲的人生，整整摆渡了四十多年。

父亲话不多，爱喝酒，偶尔抽根烟解乏，但不上瘾。父亲的嗓门大，中气足，一声“哎——过河啦”的唤渡声，洪亮悠长，抑扬顿挫，隔着河堤都能听到。乡亲们都说父亲天生就是个当船公的材料，他的驾船技术来自他的船公爷爷，船驾得四平八稳，从没出过事故。

父亲面庞黝黑，大字不识几个，性格甚至有些木讷，与上过高中、皮肤白皙的母亲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初父亲和母亲的缘分就是在渡口结下的。母亲当年曾是大队的赤脚医生，每天背着药箱行走在乡村各地，经常很晚才回家。那时候，父亲常常为她一个人在渡口等到夜深人静。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两个年轻人产生了感情，并慢慢发胖……“你爸忠厚朴实，待人真诚，可靠着呢！”这是母亲对父亲的评价，简简单单，却充满了生活的温暖。

有一年春夏之际山洪暴发，河流湍急，家人都劝父亲暂时歇业，等洪水退了再去摆渡。犟得像头牛的父亲说，水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小心驾驶，就不会有事，不能因为涨水就歇业，乡亲们过河会很方便的。就这样，父亲坚守在渡口，就像坚守着一个神圣的阵地。父亲的倔犟为他赢得了好口碑。

有一天深夜，父亲肾结石发作，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母亲给他注射后才稍稍缓解一些。这时，村里有个乡亲被毒蛇咬伤，要过河到镇上的医院注射抗毒血清。父亲听说后，二话不说翻身就起，顶着狂风暴雨去了渡口，将病人送到对岸后，还帮着送到了医院。由于医治及时，病人脱离了危险。等到他一身疲惫回到家里时，鸡鸣声已在村庄里此起彼伏。

父亲老了，渡船也老了，一弯清波依然流淌在乡村的额头，石拱桥、水泥大桥担负起了渡船的使命，公路也通过桥梁延伸到了村里。当河流不再需要渡船后，白发满头的父亲常常在昔日的渡口一坐好半天，阳光下，和风习习，长长的柳丝亲吻着清波，泛起涟漪的圈圈涟漪，仿佛在诉说关于渡口的往事，述说着关于父亲的往事。

## 港口女工

□ 阳咏光

哦！港口女工 你纤细的身影  
始终穿梭在空旷的码头堆场  
一俯一仰  
是阳光下动人的劳动剪影  
每一件商品 在你心中排兵布阵  
每一票货物 在你指间安排妥当  
柔弱的肩头 抖落寒冬的漫天雪花  
一双纤手在键盘上飞舞  
把码头的粗犷和桥吊的千钧  
瞬间转化成最快捷高效的服务  
物流效率的节节提升  
服务市场理念的完美演绎  
还有对讲机甜美悦耳的女高音  
给骄阳六月揉进一份柔情  
每个集装箱  
从此多了一个火热的故事

哦！港口女工 你也许没有  
天生丽质姣好容颜  
但走在街头也是一道风景  
换上工装 跳进驾驶室  
身姿轻盈如女神维纳斯般优雅  
烈日下擦去如雨的汗水  
卸下码头上等候进出的货物  
甩开安全帽里那一缕青丝  
瀑布一样的活力和青春肆意奔腾  
一双柳眉舒展在夏日晚风里  
摇啊摇 摇成弯弯的小船  
在满江汽笛声中 荡漾爱情的涟漪  
摇醉了喧嚣的知了 天边的晚霞  
还有沸腾了一天的皖江港湾



## 永不散箍的小木船

□ 白英

“叮叮叮，叭叭叭……”周永干运斧挥凿，一招一式干净利落，虎虎生风，透着一股飒爽的英雄劲儿。他是家传六代的造船人、国家级非遗项目兴化小木船的传承人。周永干常说“木船下河出海，人命关天。要想木船永不散箍，哪一步都不能马虎。”

生于1964年的周永干，从16岁师承父亲周福友开始钉船，经手的船不下千条，老鸪船、张卡船、开泥船、鸭船、脚划子……无不涉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周永干的造船技艺逐渐成熟起来，他25岁结婚后，父亲分了些木料给他，让他像两个哥哥一样独自经营，第一个订单就接下一个十六米长的大船，“现在看十六米也是小船，但那时可是大得不得了，我还从来没造过这么大的船。”客户拿来图纸后，由于文化不高，看起来挺费劲，急得周永干好几晚上睡不着觉，不服输的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手艺，通过实地调查、多方学习，他和妻子连夜干了起来，妻子也是出生在造船世家，爷爷是有名的木匠，干起活来一般男木匠也顶不上，凭着过去的经验和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两人边研究边干，完工的那天是深夜了，夫妻俩停下手中的活计本来累得筋疲力尽了，但看到对方却忍不住笑出

声来，原来，两人全身上下都是木屑，像雪人一样。十六米的大船成功地造出，虽然费了很大精力，但他也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周永干认真的态度、精湛的技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前后，由于公路的快速发展以及鱼市疲软，农用船、渔船市场渐趋饱和，加上水泥船的竞争，木船制造似乎已经辉煌不在。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幸运不期而至，2005年一张荷兰客商170条传统木船的订单意外“闯入”了这个以造船为生的小镇，也给当时的竹泓木船制造业带来了新的转机。当时的周永干的手艺在镇上已经数一数二，再加上他为人善良，待人诚恳，大家都很相信他。于是他牵头召集了村里20几个人形成一个临时“小组”，一起合作接下了这笔订单。

这次契机带给周永干的不仅仅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更是一种理念的更新。2007年3月，周永干创办了竹泓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木船制造厂，“老一輩传下来的手艺，要传承，也要有所创新。”周永干的创新从工具、形式等方面着手，木船厂生产制作的船只类型不再局限于农用、渔用船，而是向旅游、环卫船方向发展，更以独特的手艺研制开发出尖头船和“龙舟”等新品种。制船手艺从简单的生活成了一项需要经营的学问，辛苦愈多，周永干肩头的责任也更重了一些。

“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慢工细作，永不散箍。”周永干的身上有着水乡汉子的坚韧、执着，最重要的是他的心里始终拥有一份对木船制作传统工艺的虔诚。周永干相信木船技艺的发展会一年比一年更好，在他和竹泓造船人手中诞生的木船，一定会乘着时代的东风，驶向明媚的春天，驶向光辉的未来。



## 海的女儿

□ 张云帆

佳常和阿公观海。  
阿公指向海的远方，朝肩上坐的佳说：“佳，咱家可是海给养大的。”  
佳眨着好奇的眼。  
阿公抚一抚胡子说：“当年你阿公没钱，只得和人家出海，海的脾气大哩，可你阿公肯吃苦，没几年就捞出房和地，还捞来你阿婆。”一说到这里，阿公就笑。  
佳也跟着笑。  
阿公叹口气，还说：“这恩，咱得报。”  
佳无言。回去的路上，佳抬起脖子上的海螺。据说，海螺是大海的耳，佳将海螺轻轻放在耳边。  
“海，你听得见吗？”佳自语。  
佳上中学时，想让阿爸陪她出趟海。  
阿爸拗不过，有一天，带上佳一起开船作业。  
天朗气清，阿爸麻利地拉网，架篋。鱼在里面欢蹦乱跳，阿爸边拣边说：“这是给你买书包的，这是给阿妈买药的……”

佳忍不住笑。  
阿爸掐灭烟，还说：“佳，咱一家都是海给养大的，这恩，咱得报。”  
佳想起给海说说话，就会把海螺放在耳边。  
“海，你听得见吗？”佳自语。  
村里和佳一般大的女孩都开始结婚，出海。可在佳拼命读书，要到大都市读大学。  
阿公和阿爸都说：“你是海养大的，你要在海的身边。”  
佳的态度很干脆。勤工俭学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她选择的“海洋环境保护”专业。  
佳说：“阿公，阿爸，我是海的女儿，我想报答海……”  
阿公和阿爸都笑，笑得眼泪如涨潮的海水。  
佳把海螺贴近耳边，好像还在跟海说知心话。

## 双栖

□ 雨凡

这个世界很奇妙，有一些动物，海陆都能自如生活，人们称之为“双栖”。人类总是有强烈的征服欲望，企图海陆空通吃，这种野心早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暴露无遗。于是，人们发明了汽车，制造了轮船和飞机，甚至发明了宇宙飞船妄想连外太空也一并收归为自己的疆土。尽管人类拥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安稳地居住在陆地上，那是他们千万年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安稳可靠的家。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将生活中的大部分依靠在了大海上，将亲人安置在陆地上的家园，而自己却选择住进船的孤岛，那是他们寄托性命的另一个家，其中就有我的父辈们。

他们的选择更多的也许是一种无奈，虽然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豪迈，但从内心来讲，他们真正向往的是陆地，向往大地带给人的踏实感，而不是海平面的起伏不定。人们常说要接“地气”，接不到“地气”的人就会缺乏灵气，似乎自有一番道理。我的父辈，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双栖人”。

大海并不是一位慷慨的赐予者，双栖的船员们并不能将所有的希冀交给大海，他们要随时在船的孤岛里做好战胜狂风巨浪的准备。许是聚宝盆，许是无声的坟墓，大海也是一位拥有双重性格的人。对于船员们来说，命运这枚硬币，不会总是正面朝上，上帝不会一直站在善良的人那一边。

船员在海上要去适应摇晃，适应不平稳，在风浪中倔强地站稳自己的脚跟；而在岸上的时候，他们又要适应平稳，适应大地给予的踏实感。转换需要时间，尽管，每次转换，他们都要调整、调整再调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在海岸之间奔波一生。

陆地总归才是人类真正的家，多少年前，人类从山洞里走出来，走向远方，寻找海岸，寻找天空，建设自己的家园，而大海，始终是人们无法彻底征服的一座神祇。大海的美妙和浪漫，只有在作家的意淫中才被剥去了残酷的外衣。现在的很多船员都不希望子辈继承父业，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远离大海，在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终年忙碌在远离大陆的海船上，用自己的付出，自己的离开，交换和成全了子辈的所有幸福。他们说，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 皖北水乡船民旧俗

□ 刘干

五河早期船民文化习俗，是从前船民思想和生活的折射，绝大多数旧的习俗已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一代有知识、懂科学的船民的诞生，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现在船民少了，大部分弃船上岸定居，住进新农村，从农从商从工。今天重拾这些记忆碎片，作为对船民曾经苦难生活的一个回眸。

俗话说：跑马行船三分险。船民整天和水打交道，水火无情，危险性比较大，所以忌讳也比较多。船舱不能大小便，相思木不得跨越，跳板上不许坐人，停船时船头不能直接对庙宇、祠堂的门，或横对桥头、路口、河口，有挡人财路之嫌，对船主不利。船篙吊在船帮上，篙头要统一朝前，一是为了整齐好看，二是有降妖伏魔的意思。运输船有两个舱，即前舱和后舱，前舱装货，后舱又分卧舱和火舱，卧舱住人，火舱烧饭。船民睡觉都是在船的一头睡，两头睡，似乎预兆船在水中打转转。在船上睡觉，舱前不能睡头，舱后不能睡脚，避开“（愣）头（愣）脚”之嫌。

船民把吃饭的筷子看作是行船的篙，吃完饭，筷子不能搁在碗上，船是“搁”不住的，“搁”就等于“浅”住了，就是抛锚。吃完饭，把筷子往桌上轻轻一“射”，表示顺顺当当。“翻”和“沉”对于船民来说都是最忌讳的语言，在船上说话时，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开这些字眼。吃鱼时要把鱼翻身，只能说“正”过来，或称“调舵”，不能说“翻”过来；帆和翻同音，不能叫帆，而称“篷子”；红薯也叫番薯，吃它时不能提它的名字，只说“吃这个芋头，吃那个芋头”。对物品可以说重，不能说“沉”。“装饭”可以说，“盛饭”说不得，这个“盛”和“沉”谐音，船民忌讳。即使有东西掉进水里，沉入水底，也只能说东西落水了，不能说沉下去了。要是哪一天船未开时，有人在船上提了“翻”和“沉”等这些“不吉利”的字，这天宁可依息，船主也不会开船出行，必须第二天重选时辰开船。

在船民日常交往中，也有很多讲究。到别的船上走亲访友，或是经过人家的船时，手里不能直接提着肉和铁锅，必须用篮子、袋子或其他东西包装起来。肉有“肉头肉脑”、“肉头机”之嫌，会让人认为是笑话人家不会做人，会误谈生意。“锅”和“过”谐音，会让人联想到你是在责怪人家把生意谈“过”了，谈“黄”了。两条船靠在一起，不能脚踏两只船，不然会说你这个人一心二用不可靠，不好处，不能交往。

旧时，受歧视女性遭风的影射，船上对女性的活动范围规定得更加严格。如新婚新娘和孩子未满月的女人，称“红人”。不满前一个月，红人不能从船舱走，不能随便走人家船上的跳板，不能到别的船上串门，不能坐在桅杆或舵杆上。至于是什么原因，他们自己也不说，只是说祖辈传下来的。

船上办红白喜事比较简单，姑娘出嫁、儿子娶妻，都由男方派人迎送，各家在自己的船上搭个敞棚，摆一两桌酒席，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顿婚宴就完事。若船上有老人去世，就把船靠岸，在河边搭丧棚，到岸上买块墓地，买口棺材，请风水先生看个日子下葬。三天圆坟，烧纸祭，喊一声“某某上船，拿钱吃饭”，纸烧好后，再向坟墓方向三叩首，立马行船走人。

船民的语言比较丰富，有些谚语、俚语既生动，又有哲理，类似江湖黑话，陆地农民基本听不懂。如形容风力风向的：南风腰里硬（早晚风小，中午风大），北风两头尖（早晚风大，中午风小），西风活抽筋（风一起，天就变阴）。

这里的行船要诀有：行船不能走回流，出事都在船后头。反映船民性格豪迈、直爽的有：船上三板板（指横板、跳板、纤板），不是吵，就是喊；船头打架，船舱说话。反映船民生活的有：忙时像花子（船行起来，衣服脏了不能洗，头发长了没时间理，如同叫花子），闲时像公子（船一靠岸就上街泡澡堂，进戏园子，像阔少公子哥生活），背纤像猴子，上岸进馆子（上午茶馆、中午饭馆、晚上说书馆），下水躺板子等等，都是过去船民生活真实写照。